

我 愿 向着太阳生长

I WOULD LIKE TO
GROW
ON THE SUN

王东旭 著

我愿
向着太阳生长

王东旭

WANGDONGXU
WORKS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愿向着太阳生长 / 王东旭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552-3195-0

I. ①我…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64137号

书 名 我愿向着太阳生长

作 者 王东旭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杨 琴

选题策划 杨 琴 易 超

封面设计 苏 涛

版式设计 刘丽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 (880mm×1230mm)

印 张 8.5

字 数 11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3195-0

定 价 36.0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你的故事／我的故事／
他的故事／我们的故事／
关于成长的故事

我还有大把时光
耐心仔细地拆封



疼痛／可以释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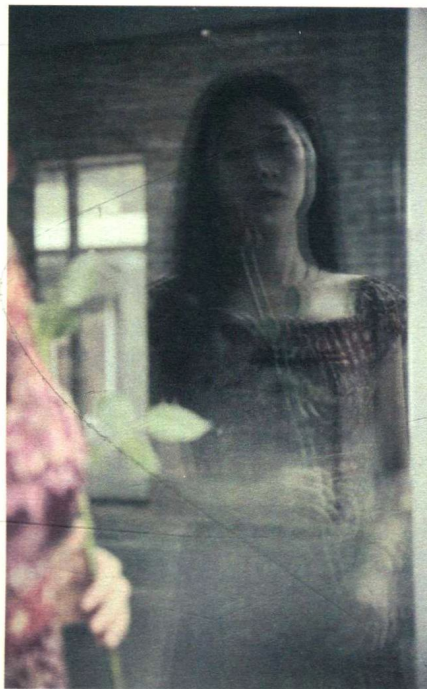
温暖／需要铭记／

生命／需要向着更幽美处／进发





有爱／恨便停止了／
向着阳光／阴影便消失了



不赞扬／不批判／
不粉饰／不漠视／
不对立／不屈从／
一份平和／一种真诚／
审视／清醒／和解／



碎片化的经历／
像被蛋膜连接的破碎蛋壳／
爱与恨／悲与喜／
你和我／都是整体

我的心向阳而生
生活便满是礼物







管它糖果或苦水
我心只缘在光明

蝴蝶扇一扇翅膀

海水便不再深沉

我的心向阳而生

生活便满是礼物

我还有大把时光

耐心仔细地拆封

我还有美丽心情

去解味生活生命

我努力是为觉醒

管他糖果或苦水

我心只缘在光明

——YC《向阳而生》

序 言

十分钟之前，我才麻烦酒店的服务生搬来了我现在正坐着的这把皮椅子，虽然有些旧，但很舒服。晚上九点钟的街道上偶尔有几声汽车的鸣笛，也能听到车子溅起积水的声音，而我，在这一片情境中显得恍惚又平静。

恍惚在于：我曾经读过许多作者的序，有的短短几句，有的长篇累叙，甚至前辈贾平凹先生也曾在一本收录有我文章的书本里写了磅礴的大序，但这些离我咫尺的东西却并不完整地属于我，而终于有一篇序可以写给自己的书时，恍惚之感却油然而生，这是此刻我的真实所感。

平静在于：虽然一直觉得给自己的书写序遥远而模糊，没能早做一个设想和预备，但《我用二十年“死”去》这个题目是自打我认真写作那天起就在脑中清晰地存在了，而此处“死去”不再有死亡的原意，它在我心里早已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我看到就能重新找到方向的符号。所以在动笔写序的那一刻，我并没

有觉得手足无措，而是要了一把皮椅，沏了一杯普洱茶。

—

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我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偏僻小村，村子里有一个杏树湾，它把整个村子分成了两半，南边的叫上庄，北边的叫下庄。我童年所有的趣事似乎都发生在了杏树湾里，伙着那些和我一同出生的娃娃。如今那些娃娃都已经按时长大，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只是本分地活着。越过杏树湾的坡能看到我最初的母校，如今颓败得只剩下一面墙，下次再见时说不定连墙都没有了。连同母校一起陨没的还有白老师的黑头发和暴脾气，他已经佝偻得不成样子。这些前一半欢乐、后一半伤感的回忆无论如何是不能让我童年“死去”的，让我在那个灿烂节点“彻底死去”的，是我的父亲。

我已经不能够具体记忆起那年我几岁。我只记得房子里的火烧得越来越旺，就要卷及房顶的椽，也就要蔓延到炕上的喜鹊床单。我站在母亲的身后发出我这辈子最刺耳的哭声，把母亲的呜咽淹没。透过泪眼和红到有些发黑的火焰，我看到父亲一边激动地跳，一边怒骂着母亲，过一会儿他又添了几把柴草，火烧得更烈了。大姐偷着找来了爷爷和邻居，爷爷负责掌掴父亲，邻居负责灭火。在屋子里的火场被收拾干净之前，我都没有停止哭泣，直到父亲背起他的包袱离开那个被他差点烧掉的家。

那是我今生经历过的最平静的告别。我还是站在母亲的身

后，爷爷和姐姐拉着父亲，很长时间过去了，他挣脱了他们离开了。我看到父亲留给我的眼神，也或许不是特意留给我的，他只是随意的一个回眸。那个眼神我至今都记得，但至今都不能完全参透和说得明白，我只知道我每每想起它时，都感到有些难过和不舒服。

于是，我说，父亲带给我第一次“死亡”。我再也没有像他烧房、离家出走时那样哭泣，那也是我第一次写出完整的句子，我用被烧焦的木棍在墙上写下了至今还能隐约看见的字：买一个pi（皮）qiu（球），回来。

二

十岁之后，我跟随母亲到城市生活。在大到我认为它就是整个世界的城市，我亲眼目睹过我朋友的胳膊被机器截断（收录于《向阳，向丽》一篇），也看着身边的很多同学辍学，甚至有人穿上行头到黑暗的煤窑做工人。我也曾经在暑假兼职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和命运搏斗的小姑娘，再见时她有了一个用自己名字命名的超市（收录于《只要不死，就微笑地扛着！》一篇）。还有一个被我叫作宁哥的男孩儿，从监狱里被释放后的几年，他有了自己的汽车修理厂，还请我吃了一顿饭，让我很有感触。他们真切地发生在我身边，与我在某个时间节点上有着某种联系，是这个世界上众生相中的极小一个缩影，但这些离我生活如此近，给过我感触，构成我认知这个多面世界的交错联系，却依旧不能让

我完全真正地感同身受，也就不能让我真正地成长，更不能算是“死亡”。但，我仿佛理解他们。

我在初到城市生活的时候，受到过一位老师的不礼貌待遇。她用木头的三角尺指戳我的额头，在上面留下一个浅红色的印记，她也当着全班孩子的面批评了我脚上的布鞋老土，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穿过布鞋，甚至在我赌气考取了全班第三名之后，她给前四名的孩子每人发了一个廉价的本子，唯独没有我的，对少年时的我影响很大。而我成年之后再回忆起这段记忆，整理成文字时，我只是告诉自己：她只是不喜欢我。（收录于《你不必被所有人喜欢》一篇）

在那之后，直到我考进大学都没有再遇到待我不好的老师。他们中有人经常领我到家里吃饭，也有人供应了我三年的课外读物，甚至我高中的班主任还帮我争取了名额有限的贫困补助。这些温暖的记忆都帮我融化了许多早年前结成的寒冰。而我在这里着重书写的是一位非常有威望的语文老师对我的影响：

《我的一次“死”亡》，是我高三年级写在周记本儿上的一篇文章，大致内容就是我在到达城市后的那些年遇到的种种记忆，有长有短，有温暖有悲伤。我在文章的结尾说：不论生活多么艰难，我却总能看见阳光，你看，天的那边儿，多亮多美。

我的那位语文老师几乎是哭着在班会上读了我的那篇文章，在座的许多同学也都哭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哭泣的具体原因，是对我的同情还是对我回忆里那些生命的同情？我不知道，但我能够确定的是，他们是善意的，而我是温暖和感恩的。